

乾隆丙子年重鐫

崇仁縣訓導萬璜校刊

草廬吳文正公

全集

仁讓齋藏板

叙

余嘗讀元史至草廬先生傳言



其書公與諸異類
以實踐為坊
勸是誠豪傑之士聞
當撰勤謹敬和
四子書即

風而起者乎考其生平所著述
六經四子各有銓注昔人謂周

吳文正公集 序

程張朱莫或過之其雜著文集

五十餘卷多體道之言足以羽

翼經傳前明成化宣德間兩經

刊刻板已無存謙堂萬君為其

邑司訓謀之藏書家得攜本乃

繕畫重梓工既竣請序於余余

喜良鏘之復完皆萬君克任其



勞而實有功於名教也爰進而
語之曰古聖人教人之道可一
言以該之曰誠而已矣忠孝節
義之士無非一念之誠之所發
亦無非聖人之門之所取也是
以濂溪首揭誠之一言於通書
明道伊川橫渠晦菴繼踵而昌

明之道學之名以立草廬先生
所得於誠之功為多學者茲此
求之則可以讀先生之書可以
讀先生之書則可以入聖賢之
域百世而下千里而遙猶將私
淑之居相近者可不知所共勉
哉遂書以誌仰止之恩云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朔撫江使
者後學胡寶瑑謹書



吳文正公集

序

三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序

草廬吳文正公從祀奏疏

順天府督學臣蔣超爲請廣先儒從祀以崇正學
事臣聞一代帝王受命作君作師凡聖賢祀典道
統維繫所在必待釐正而詳定之臣考試畿輔諸
郡所至瞻拜學宮詳查祀典竊見歷代名賢從祀
頂背相望惟有元朝止許衡一人臣竊疑之自古
帝王幅幘恢廣人才特出元頗稱盛其時以理學
後先倡和爲海內師資者南有吳澄北有許衡澄
天資英異幼時卽知用力聖賢之學著書立言羽
翼吾道誠當代之大儒此外尙有蘇門姚樞註傳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一

伊洛性理之學開陳治道孜孜以厚風俗美教化
爲心至若容城劉因潛心周程張邵朱呂之書教
授一方多所成就金華金履祥許謙師弟傳經操
行純脩德安趙伏師事姚樞授經書典發明孔孟
宗旨其德業俱不相上下以之而列先聖廟庭夫
復何疑獨可異者明嘉靖九年間閣臣張璁爲政
率意妄行詆毀先儒吳澄一登俎豆旋遭擯斥凡
有識者每爲不平按祀法有功在聖道者則祀之
今澄著述之功彰彰簡冊豈容一概置之不論我
皇上崇儒重道正禮明禋黜陟取去全關道法仰祈

勅部酌議將吳澄仍准從祀其姚樞劉因金履祥許謙
趙伏一併詳察酌入祀典非特爲有元一代名儒
表揚遺烈將使聖教昌明人心激勸道統直接唐
虞三代有餘矣
奉

旨該部議奏

康熙九年

吳文正公集

卷之九首

二

草廬吳文正公從祀奏疏

兵部尙書臣甘汝來爲請復先儒從祀以崇正學以禪

聖化事竊惟表章先賢廼盛世崇儒之曠舉釐正祀

典尤聖王議禮之鴻模臣伏考元儒吳澄天資英

異少時卽知用力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寔以道自任因而著書立說師表當世其自勵則有勤謹敬

和自新自脩克己悔過矯輕警惰等銘黹學者則有學基學統等篇又考正孝經校定易詩書春秋

修正儀禮戴記各有纂言又校正皇極經世及老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

莊樂律太元等書皆所以啟夫教之堂奧爲後學津梁者至其德性純粹氣象春容言規行矩立法可傳施教成均則師道尊重進講經筵則誠意深摯昔人謂其進學之勇見道之真周程張朱莫或過之非虛語也明宣德時禮部尙書胡濙等僉議澄爲元儒有功名教詔准從祀殆百年及嘉靖初輔臣張璉謬引謝鐸之議以澄生宋仕元遂黜其祀不知澄之在宋雖膺鄉薦未霑一命宋制鄉薦不第者仍克生員澄並未登第固依然韋布耳及天下歸元已以率土皆臣矣君相敦聘不已乃起

十召而不應甫進而旋退官止于師儒職專于文學出處之際卓然君子璉反以是而貶之亦謬矣况元之大儒推許衡與吳澄二人澄固宋之逸士衡亦金之遺老金之視元猶宋之視元也許衡仕元未有議之者獨苛吳澄何耶非論之平也伏查

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特諭令廷臣釐正文廟祀典復祀者六人增

祀二十人獨澄一人未經議及似屬遺漏臣蒙

皇上天恩臣三禮總裁伏見吳澄所著禮經諸書援

據精切義理融貫闢俗學之淺陋發前賢所未發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

寔能羽翼聖經昭示來學茲按祀法有功於聖道者則祀之今澄著述之功彰彰具在未便置之不論茲逢

皇上崇儒重道正禮明禋合請

勅下廷臣集議將吳澄仍准入從祀不獨爲先儒表揚

遺徽將使正學日隆人心胥勸風聲所樹洵足開

萬世太平之基矣 奉

旨着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具奏

乾隆二年九月二十日起奏

草廬吳文正公從祀奏議

禮部尚書臣任蘭枝等爲請復先儒從祀以崇正學以裨

聖化事該臣等會議元儒吳澄天資純粹學問精深著書則羽翼聖經秉教則陶成士類有功往聖之學無愧純儒之稱向經從祀廟庭前以嘉靖九年張璁議禮謬以忘宋仕元罷其從祀今詳稽史傳澄生於宋代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官階乃在三徵之後是其出處之際一秉繼讓之風又或以澄爲宗陸背朱其說猶爲未協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五

五

緣有宋而後儒術分裂各立門戶自謂獨得正傳因而黨同伐異溺於章句則誣德性爲禪宗淪於虛空則謗問學爲剽竄不知德性問學之旨原於一貫而朱陸之學迥殊途而同歸也今考澄之著述五經圓子各有詮註而其學基學統以及矯輕警惰等篇於紫陽之書實多發明何得謂之宗陸而背朱耶我朝

列聖崇儒重道超越百王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二年卽

詔廷臣集議先儒祀典定其位次時廷臣請復祀者六人

於澄則云前人謂其生宋仕元其說近是遂不得
與於六人之列竊思

文廟從祀之典所以崇正學而勵名節澄之生平于正
學固大爲有功而未仕于宋卽名節亦原無所虧
如蒙特頒

論旨復澄從祀天下萬世知澄已有功於聖復祀廟庭
則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心其于正學
實有裨益應如該尙書甘汝來所請元儒吳澄于
文廟兩廡之內復其從祀神牌以隆儒教以光祀典者

也乾隆二年十月

日奉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六

旨依議

吳文正公從祀孔廟議

宣德十年行在禮部爲建言事行在禮科抄出湖廣岳州府澧州慈利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蔣明奏先儒有功於道學者皆得從祀孔子廟庭近世之儒若臨川吳澄道宗孔子學述六經與許衡一同著書立言師表當世今許衡旣已從祀吳澄未見舉行等因具奏抄出會官議得宜從行在禮部翰林院考究奏請施行具本各官於西角門題奏奉聖旨是都准議欽此除欽遵外抄出本部尙書胡濙會同少傅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官考得元儒吳澄所著諸書及奎章閣侍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一

書學士虞集所狀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子所註大學讀之卽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詩書春秋修正之禮小戴記大戴記校定邵雍張載之書若易詩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皆所以啟大道之堂奧爲後學之儀型傳之火遠而無弊者也朝廷歷聘起用稍任賓師之職一言不合卽自解去後屢徵屢辭進

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吳澄二人衡
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雖未久於朝其施教成均勸講
經筵咸積誠意興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
尤多故二人之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
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屬元
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
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採錄以
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子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
儒自荀況至范甯諸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
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誠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
盛典宣德十年四月十一日早各官於西角門奏奉
聖旨朝廷崇儒重道正在表彰先賢以作興學者恁禮
部便行國子監及府州縣儒學着一體從祀永爲定制
欽此仍於神位書曰臨川郡公吳澄行屬一體欽遵施
行

雖發其赫赫意興大講論大事與臣古義而後立學皆
費烈世厥也亦障我登雖未久於朝其誠懇與臣轉輸
張之烈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吳澄二人

草廬吳文正公文集序

先正草廬吳先生一代真儒天稟異常自齠齔羣書過目悉記不忘年十四五卽厭舉業致力聖賢之蘊任天下斯文之重周程張朱以來進學之勇見道之真未有能過之者是時宋運垂息大元特興意者天使闡明斯道以救世俗利欲之禍初大臣以布衣薦起終不爲屈後朝廷以有道特聘累階三命至內相之貴與覃懷魯齋許公齊名而著述之功尤多出處久速一於道義之正心清氣和聰明康健壽終八十有五加贈臨川郡公謚文正前元虞揭二學士作先生行寔神道碑與元史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

列傳登載詳矣所以羽翼經傳踴躍百氏卓識妙契博
大精深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我國朝
太宗文皇帝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其言皆備
錄矣宣宗章皇帝復采儒臣公議表章先生位列孔廟
天下通祀間氣之英豈吾邦山川所得而私哉先生少
時私錄三卷自叙道學之傳平日支餘之言雜著叙錄
字說序記問荅碑銘詩章之屬長或千餘言短或十數
語援摭精切理義融貫闢俗學之淺陋發前賢所未發
如布帛菽粟之資世卓乎一家之言宣德中諸元孫燿
董嘗綉梓于家歲久字句昏蝕殆不可讀成化十八年

夏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曹南陳公孟安留意重刻次年
秋按察僉憲淳安方公大本按臨撫郡恐因循荒墜遂
移文稽官中羨泉資給工費調予請老子鄉屬爲詳校
予因得先生裔孫興化縣令廷鑑家藏錄本凡舊所刊
誤舛妄悉爲更正類分五十三卷郡貳守虞江陳公輝
克任其勞亟命繕書程工刻梓字畫明顯視舊弗侔贊
成者通判濟寧張君膚括蒼朱君彪推官桂林包君禛
也貳守謂此寔文獻足徵盛事復求爲序嗚呼吾邦有
如是之先正居之相近百數十里世之相後百數十年
道德遺光何幸切於景仰安敢僭不知量序其文哉然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

書

成化二十年甲辰秋八月旣望中議大夫贊治尹奉勅
提督學校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臨川後學

伍福書

草廬吳文正公文集序

記有之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不足以化民而以化民成俗歸之學然學必有師嗟夫余之視昭武士民也期而再矣未嘗不慮憲而求良就賢而體遠乃至化俗于學則時時有愾於心也顧安得所爲師者而化成之乎無已其鄉之先儒固有其人往其言存得其存者而師之猶其未往者也而其言之成書至粹者陸文安吳文正二君子陸之學先立其大大而未嘗不實也嘗曰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

實則百虛皆碎夫其實則亦道問學之事也世疑其與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六

朱子異同至文正而始精白言之曰問學不本尊德性弊且偏于言語訓詁之末世復疑文正之學陸氏之學也不知文正博洽群書如探淵海未嘗遺棄問學而專以德性爲主也文安之書簡存者未沫而文正之爲書也博五經纂言老莊太元經世書樂律莖經皆所校定有存有亡獨得其文集若干卷視之道器德藝宏遠深微朱子之後一人也第其刻久字句斷漫有足慨者請臨川湯養義仍先生正之損其重複荒畧者少許而梓焉刻之學宮蓋嘗反覆是書而得公憂世之槩矣宋興文治苑興然亦記誦詞義而止周邵張程作始得漢唐不

傳之學于聖遠千五百年之後而科制程課之襍人雖
道心者粹亦未能去也朱陸起而始知爲已有用之學
有不專在乎科制者至文正公又得其說而宣明于渾
敦決裂之時大指歸于正人心格物理近而倫紀日用
之常遠而天地化機之曠必使秩然有當洞然無疑會
之身通之心於事無有不可於世無有不能而發端指
實常在乎四書六經初非覽記無益之書以矜博雕琢
無用之文以炫藻而已然則文安之學何涉于虛而文
正之學有不旣其實焉者乎志學者誠師其書因以師
其人則所謂身若不勝衣凝坐端拱氣融神邁者儼然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七

在前而所謂荅問疊疊渙若水釋者卽此數十卷中無
餘也嗟夫文詞課制之溷儒也久矣亦安得提耳而誨
使志道之士深造自得如先生者以終余所言動衆化
民之意乎

萬歷歲在壬子重陽月臨汝守晉江後學蘇宇庶謹序

元史列傳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暉初居咸口里當華蓋
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
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媪復夢有物蛻蛻降其舍
傍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
口成誦五歲日受數千餘言閱過卽記不忘夜讀書至
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
歲從弟子試鄉校每與前列稍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
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
賊所在蠶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
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
詔江南求賢強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
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
錄上貞元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
講誦其問答凡數千言行名椽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
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
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
吳先生天下士也旣入朝薦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
司敦勸久之乃至澄不受官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

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辭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
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
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坐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日
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
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仁宗卽位陞司
業用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太學教法朱文公學
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
曰文藝四曰治事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
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
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凡所建言俱切當學者之務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九

一夕辭歸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解集賢直學
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卽位詔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
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
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
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禍田視益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
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
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輪汙濁其
極下則與沙虫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
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

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祖也撰
爲文詞不可以示後世遂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
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
未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
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
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
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
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額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
設亦放金宋豈以宗廟次序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
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

事居數月實錄成卽稱疾不出申書左丞許思敬奉旨
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
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
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
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
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荅問壺壺使人渙若冰釋
弱冠特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
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
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
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

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
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
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等
退居于家與郡邑之所經遊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
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
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詩書春秋
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終其蘊條歸紀叙精
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
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
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堊書初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一

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
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
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澄卒年
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
正五子文官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袞補國子生京官
翰林國史院典籍稟泗州路臨淮縣尹亶補國子生孫
當官翰林直學士別有傳里進士第官南臺御史

元史列傳

吳當 澄之長孫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
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
館四方學徒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二年以父
文蔭授萬德四庫照磨未幾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
講解嚴肄業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
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
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
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二

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五年大臣有薦當世
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
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叅政火你赤兵部尙書黃
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旣受
命至江南卽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
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旣通乃進攻南豐渠克鄭
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廸率本部兵與
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
是撫建二郡悉定是時叅知政事朶歹總兵撫建積年
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巴上又以當南人不宜總兵則

構爲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權除
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役平章火你赤殺
從事官范淳及章廸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
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
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
興當與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
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火你赤等功牘乃先至故朝
廷責當與昭皆左遷及得當與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
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叅知政事
未及任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三

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
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衆遂昇床登舟至江州拘
留一年終不爲屈後天朝破友諒素聞當名以禮敦聘
仍不爲屈上知其不可強乃作詩以贈之卒年六十五
謚忠烈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等書行於世

神道碑

大元勅賜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諡文正吳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揭傒斯奉詔撰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
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亡四
十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
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
用也宏吳公僻在江南居猷畝之中初大臣強起而不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四

受其官後朝廷歷聘而用之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
賢之學爲四方學者之依歸爲聖天子致明道敷教之
實故其及也深上旣命詞臣歐陽元表許公之行于石
復以吳先生之行詔臣僕斯撰臣材質駑下於學問無
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國家盛典敢不欽承
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公諱澄字幼清撫之
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中奉大夫淮東宣慰
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贈資善大夫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祖妣謝氏妣
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德爲儒家其所居咸口

里在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豐城徐覺善望氣嘗過而指
曰此地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夕里中人夢
有神物蜿颺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
篇五歲就外傳日受數千餘言閱過卽記不忘夜誦常
至達旦七歲能默誦五經十歲知爲學之本大肆力於
朱子諸書猶以大學爲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
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銘
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憲公鉅夫十九作自新自
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輕警惰諸銘以自策勵
二十二顧鄉薦又三年宋亡天下爲元是爲至元十三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五

年而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
作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
年遭父喪凡治喪從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憲
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江南求賢強起公至京師居數
月公以母老辭歸程公旣不能屈遂言于上澄所校諸
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卽
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迓館郡
庠朝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薦元文敏公明
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爲行省左丞迓至

家塾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不忽木曰董公不妄舉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尋以疾薨不果用五年詔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比至卽辭執手遮留不從竟去中山王珩張達河西張恒輩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舉不赴明年校定邵子之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明年校定老子莊子太元至大元年以從仕郎國子監丞召修許文正公之教次年就位日講于公久講于次寒暑不懈仁宗卽位進司業乃損益程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六

文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爲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爲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焉有不謁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爲名士集賢以祭酒召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賓興之詔行四年再校藝江西未幾詔集賢修撰虞集乘傳山中起爲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辭遣金陵過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皆從之至家留不去至治三年英宗卽位特聘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進階大中大夫五月至京師

七月詔讓金經公却之明年春治任將歸衆皆懇留爲大行實錄計會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請開經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蔡公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每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修英宗實錄八月書成卽稱疾辭中書知有去志卽院具宴舉留宴畢乘小車出城委牒而去中書聞之卽以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返後屢徵不起詔遣使賜楮幣五千緡金織緞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日益衆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而後去元統元年六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明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七

日月中遂卒年八十五以元端殮及治喪一用公所定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袞補國子生京官翰林國史院典籍稟泗州路臨淮縣尹賈補國子生孫男十一當官翰林直學士里進士第官南臺御史畀蕃畬當當畬畬畬畬畬畬俱幼孫女五適譚觀會文熊鈴袁鎮黃盍曾孫男五人命畬侃全俱幼曾孫女二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至于憲宗凡歷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張聖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繼統纂業

豪傑並用羣儒四歸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歟至若真儒之用時則有若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位列台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吳公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造極詣猶莫尙於邵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卒塋本縣禮賢鄉地名左橋陳顛坑其銘曰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八

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尊六籍位焉六籍之道無內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明之道何由行昔豈弗求求或未至昔豈弗明明或猶蔽天監六籍生以哲人扶微闡幽志氣如神其言汪洋其書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永配許公以式百世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既捐館其長孫當嘗草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京師以蔭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馴致清顯數詔素刊訂其書以傳于世素以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奉詔招捕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於是不敢緩也會繇禁林調官嶺北暇日取其藁頗加紬繹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中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九

附見焉嗚呼方宋周元公倡聖賢之絕學關洛之大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盛於閩境已而當國者不明重加禁絕嘉定以來國是旣章而東南之學者靡然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爲宗其流之弊徃徃馳騫於空言而汨亂於實學以致國隨以亡而莫之悟公生於淳祐長於咸淳而斯何時也乃毅然有志援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旣內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朝廷歷聘起或不久而卽退或拜命而不行要之無意於爲世之用著書立言以示後學益粲然存乎簡編方來之英彥亦可以潛心於此而無

負公之所屬望豈非善學者哉素幾弱冠以親命執經
座下侵尋衰莫無能發明師訓夙夜畏惕莫知所云年
譜之成君子有以悲其志矣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既望
門人榮祿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危素撰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

公諱澄字勿清晚字伯清姓吳氏其先七世始自豐
城縣徙撫之崇仁六世祖周始遷咸日子男四璣珪
璿球宋高宗渡江選民爲兵璣以繇役長鄉兵戍江
東因家太平州璿生暉明壘畢乃公之高祖謹厚慈
儉家日饒裕有寇自寧都縣境至屋廬盡燬復築室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十

於咸口年至八十餘曾祖考太德澹然無時俗嗜好
中年卽謝家事優游林泉亦享耆壽祖考鐸工進士
詩賦精通天文星歷之學寬厚不屑細務考樞溫粹
純實謙退不與人爭方里嘗天札業醫者多畏傳染
不敢往視或盡室不起乃煮善藥命一人持以自隨
給以飲之全活者數十家有喪不能舉者竭力周恤
終身以爲常妣游氏生二子長則公也

宋淳祐九年己酉 宋理宗朝

正月丙寅壬戌日申時生 十九日公生前一夕鄰
媪夢神物蛺蝶降於舍傍之池都里父老云豐城徐

覺得望氣之術見紫氣於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謂人曰是必有益世偉人生焉公稍長與覺遇諸鄰邑覺驚異曰向吾所占偉人子良是幸自重

十年庚戌

十一年辛亥

三歲穎異日發 公三歲大父每以古詩授之漸至數百篇琅琅成誦游夫人携過里姥姥惠以錢菓公敬受之終有慙色密置之而去

十二年壬子

寶祐元年癸丑

宋理宗朝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一

五歲就外傳 公五歲始就外傳穎敏殊絕日受數千餘言閱過卽能記自是日務勤學或至達旦游夫人慮其過勤致疾量給膏油僅可夜分必伺母寢復續火觀書且障其明恐爲母所識也

二年甲寅

三年乙卯

七歲 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屬文通進士賦

四年丙辰

五年丁巳

九歲 鄉里鄰邑課試每與前名

六年戊午

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 讀大學中庸朱氏章句○公嘗因學者求講中庸語之曰吾幼時習詩賦未盡見朱子之書益業進士者不知用力於此也十歲偶於故書中得大學中庸章句讀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誦大學二十遍如是者三年然後讀中庸及諸經則如破竹之勢畧無凝滯矣學者於大學得分曉中庸不難讀也

開慶元年己未

理宗朝

景定元年庚申

理宗朝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年辛酉

三十一

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應舉之文盡通 公於書一覽無不盡記時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家貧從鬻書者借讀踰日而還之鬻書者曰子能盡讀之乎公曰試抽以問我鬻者每問一篇輒盡其卷其人驚異遂贈此書

二年壬戌

秋時十四歲卯角就撫州補試 按公譔許母墓誌

云余以童卯就郡學補試同邸有一先生長者視余所作賦勉而教之試畢各不問名姓而去後八年余

忝鄉貢士歌鹿鳴之燕向所見先生長者在焉聞之則臨川許先生功甫也其年爲江西轉運司所貢士四年癸亥

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作勤謹二箴 公年十五深知科舉業之不足致力專務聖賢之學因讀朱子訓子帖勤謹二字謂眞持養之要經爲學之大端

作敬和二箴 公曰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慮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淒乎其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五年甲子

秋侍大父如郡城 時大父赴鄉試會郡守延新安程先生若庸於臨汝書院宋季士習惟務進取程先生嘗游石洞饒氏之門獨以朱子之學授諸生公謂見歷觀其標貼壁間之說不盡合於朱子之學公乃一一請問如所謂大學乃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其卑小淺陋之學乎程先生悚然曰若庸處此未見有知學能問如子者余之子仔復族子樞之皆與子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三

同年生可相與爲友自是公每至郡必留臨汝慙之
翰林承旨程文憲公鉅夫舊名也

咸淳元年乙丑 宋度宗

八月作櫟識五章十月己丑作顏冉銘十二月戊子
大父卒喪塋凡役公悉考古禮稟於父左丞公而行
之 大父寢疾公代其父侍藥食不就寢席者几十
餘久無怠容大父嘆曰吾察此孫服勤連晝夜不懈
而神氣有餘此大器可望其善教之

二年丙寅

冬塋大父於埭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箴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四

三年丁卯

十九歲作道統圖并叙較正孝經 又取他書之言
孝者爲外傳十篇○公謂朱子於諸經各有成書獨
未及於書於春秋欲取諸家之訓說而成朱子之志
精力方強凡天文地理律歷田賦名物筭數博考經
傳而得夫觀察之微制作之故

作皇極經世續書 公潛心邵子之書每病夫昧者
流爲術教之末遂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
推治亂相禪之由而爲是書兵火後散軼不存

四年戊辰

作題四書一章紀夢一章襟識一章矯輕警惰二銘
五年己巳

六年庚午

八月應鄉貢中選 公此時已無志功名專用力聖
賢之學承祖父命不得已應試以乾合大和萬國寧

賦中第二十八名

答繆郡守書荅程教授書作襟識二章

七年辛未

春省下第三月癸酉纂次舊作題曰私錄 程先生

識其後曰若庸來此二十二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五

弱冠而有此志量也僕雖老不敢自棄願聞切磋語

八月至臨汝書院 留止數月

八年壬申

授徒山中

九年癸酉

十年甲戌 以上皆宋度宗

大元至元十二年乙亥 元世祖平宋天下混一

撫州內附 授徒樂安縣以縣丞黃酉卿招酉卿蜀

人義士也

十三年丙子

奉親避寇 時寧都盜起

十四年丁丑

十五年戊寅

十六年己卯

十七年庚辰

隱居布水谷 公與樂安貢士鄭松結廬深谷中谷
在樂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羣山外環唯一徑可通
縣崖飛瀑而出故曰布水屏絕人事簞瓢卒歲今爲
古隱觀蓋以公舊隱故也

十八年辛巳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六

留布水谷纂次諸經註釋孝經成

十九年壬午

留布水谷較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大小戴記成

二十年癸未

冬還自布水谷

二十一年甲申

五月己酉朔父左丞公卒 公居喪治塋率循古制

叅以書儀家禮之行鄉黨嫺戚亦多依效不用浮屠
里俗或譏之則以爲解

二十二年乙酉

居喪冬塋父左丞公於里之魯步仙人騎虎形

二十三年丙戌

八月釋服 程文憲公以江南行臺侍御史承詔訪求遺逸有德行才藝者卽驛送人覲冬程公至撫州命郡縣問勞迺至強公出仕力以老母辭程公曰誠不肯爲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公諾之歸白游夫人許行

十一月如建昌路

二十四年丁亥

春適燕 程公疏上所薦士以復命終不忍舍公公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七

微知之力以母老辭遂治任南歸公卿大夫多中原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留燕者皆知公之不可留而惜其去賦詩送別闡文康公復之詩曰群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趙文敏公孟頫方被召爲兵部郎中獨書朱子與其師劉先生屏山所賡三詩爲贈

十二月還家 舟中賦感興詩二十五章

二十五年戊子

授徒宜黃縣明新堂 宜黃吳東子建義塾扁曰明

新堂設先聖像行釋菜禮奉書幣聘延公受徒其中

屬隣境有警乃奉游夫人寓門人鄒志道舊廬自留

義塾數月

秋還家朝命求較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
程文憲公請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考易詩書春秋儀禮大戴記小戴記俱有成書於世有益宜取
真國子監令諸生肄習次第傳之天下朝廷從之遂移行省遣官詣門賸寫進呈仍命有司當加優禮
二十六年己丑

進呈諸經 令藏國子監崇文閣見書目

二十七年庚寅

二十八年辛卯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八

夫人余氏卒

夫人諱惟恭父孫世居里之朱溪竇

祐三年二月庚戌生得年三十有七

二十九年壬辰

三十年癸巳

三十一年甲午 以上皆元世祖朝

正月甲子如福州

程文憲公爲福建閩海道肅政

廉訪使迎至焉

十一月戊申還家

元貞元年乙未 元成宗朝

八月如龍興遊西山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

經歷郝文聞公至來見問易疑數十條留居郡學有
答問之辭郝君命吏從旁書之令學者傳錄名曰原
理○朔南士友問學者衆時元文敏公明善自負所
學論經之次輒屈其坐人闕公至質諸經疑難數十
條問春秋尤多公隨問剖析元公大加畏服以爲平
生所遇明經之師未見如先生者及論性理未甚頗
悟公令其觀程子遺書及近思錄元公嘗讀是書至
是始潛心力究而有所得它日謝先生曰先生所學
程朱二子所學也請執弟子禮終身城中士友及諸
生請開講郡學公說修己以敬章友覆萬餘言聽者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二九

千百多所感發

十一月還家

二年丙申

如龍興 時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元文
敏公其客也辟爲椽以教其子公報謂於其館董公
聞之親饋食中堂頗問經義治道顧元公曰吳先生
德容嚴厲而不失其和吾平生未之見也

大德元年丁酉 成宗

二年戊戌

董忠宣公以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入覲改僉樞密院

事力薦公於朝堂吏頗緩其事一日議事都堂董公
起立語丞相完澤平章軍國重事東平文貞王不忽
木曰士選所薦吳澄非一才一藝之能也其人經明
行修論道經邦可以輔佐治世大受之器也皆曰僉
院質實所薦必天下士何疑焉會平章改御史中丞
尋薨不及用公

七月母夫人游氏卒

三年己亥

居喪

四年庚子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十

六月作正中堂于感口之原 長子文治其役堂成

程文憲公爲之記趙文敏公篆其額

八月釋服

五年辛丑

詔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 朝廷有詔起公出仕公不欲赴董忠宣公時

爲御史中丞特遺書起公應召仍不赴

復董中丞書

六年壬寅

八月壬戌戒行十月丁亥至京師 春有司奉旨朝

命趣行督追邕里具驛舟敦遣至京師公卽欲歸河
東不可行元文敏公朝夕奉公尤謹大夫士多來問
學及行元公爲詩序

七年癸卯

春治歸五月亡酉至楊州 董忠宣公言應奉翰林
文字吳澄天稟高特道成德至不求用於時隱居五
十餘載至元間遣使求賢同至者俱爲按察本官力
以母老辭還大德三年舉本官有道之士都省奏充
前職咨行省特請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闕頃
於本官無所加損似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至楊州
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公完澤以暑熾強公留
郡學中山王所河南張恒皆受業焉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一

答張恒問孝經七月至真州 淮東宣慰使珊竹公

玠工部侍郎賈公鈞湖廣廉訪使盧公摯淮東僉事
趙公瑛南臺御史詹公士龍及元文敏公諸寓公具
疏致幣率子弟至楊州請公講學

八年甲辰

授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

九年乙巳

較定邵子 公嘗謂邵子著書一本於易直可上接

羲文周孔之傳非術數之比其能前知在人不在書
在心不在教也公天資高明蚤年已能頓悟故於其
書考較詳審布置精密並有意義

較定藝書

十年丙午

授徒袁州

十一年丁未

正月戊辰以疾請告二月就醫富州寓清都觀五
旬之內本司遣學職催請者六吏人催請者四文移
往復凡數十又移省憲趣還公固辭以疾嘗曰學校
教育各有其職錢穀出入總之有司提舉之官本爲
虛設徒糜廩粟故勇於辭職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二

訂定老子莊子太元章句 公以老莊二子世之異
書讀者不人人知其本旨注釋者又多荒唐自誑公
爲之叅考訂定將使智之過高者不至陷溺於其中
凡下者不至妄加擬度於高虛云耳太元之書其文
艱深讀之者少然邵子於其救實有取焉

六月如臨江路 病至百日止門人清江皮潛家

十月還家

至大元年戊申 元武宗朝

詔授從仕郎國子監丞 公不欲赴任左丞曰上命不可違宜速爲行

二年己酉

正月丁未次于袞卒 袞字士圭生至元壬午七月
亡耶旣殯郡縣以都堂移江西行省遣官禮請給驛
舟具禮敦遣公哀痛未欲行督趣不置

三月戒行五月至京六月上官 初許文正公爲國
子祭酒始以朱子之書訓授諸生厥後監官不復身
任教事唯諉之博士助教公至就位六館翕然歸向

公清晨舉燭堂上各舉所疑以質問日昃退就寓舍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三

則執經以從公因其才質之高下而開導誘掖之講
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一時觀感而興起者甚
衆時未設典簿廩膳出內監丞至之公會其羨餘以
增養贍而舊弊悉革中書省政多循習故常好大喜
功乘間而起立尙書省以奪其政權其丞轄嘗通洪
範易經之義近進者多言儒術以迎合之數欲引公
以爲之重公嚴重不可屈致有辯士自謂能致之踵
門曰先生負治平之學生民之塗炭國家之困敝甚
矣今在朝廷寧能不一副執政者之求乎公以疾辭
明日又至則避之辨士遂知終不可致歸給其人曰

老儒未嘗騎乘墮馬折臂不能來矣乃止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詔授文林郎國子司業癸酉上官 尙書省臣伏誅
阿附得進者皆斥罷中書省奏公升司業劉公賡繇
侍御史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特語諸生曰朝廷
徒以吾舊臣故自臺臣來領學士主上作新斯文之
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贊問時不可
失師不易遇諸生其勉之公爲取程淳公學校奏疏
胡文公大學教法朱文公貢舉私議三者斟酌去取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四

一曰經學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大戴記附春秋三
傳附右諸經各專一經並渾熟讀經文傍通諸家講
說義理度教明白分曉凡治經者要兼通小學書及
四書二曰行實孝於父母弟在家弟於兄在外弟於
長睦和於宗族嫻和於外姓之親任厚於朋友恤仁
於鄉里以及衆人三曰文藝古文詩四曰治事選舉
食貨禮義樂律筭法度量星度水利各依所習讀通
典刑統筭經諸書是爲擬定教法同列欲改課爲試
行大學積分法公謂教之以爭非良法也論議不合
遂有去意

皇慶元年壬子 元仁宗

二月 辭歸公登舟賦詩僚友皆爲之驚愕諸生一旦失所依歸有流涕者監學命屬吏及諸生數十人追至通州河上懇留不從朝廷特遣使請公仍不久而去

三月至真州 舊學者強留講學

七月至建康冬還家

二年癸丑

集賢院知公之教人不倦同至都堂請以國子祭酒

召公還朝平章李公孟曰吳司業高年而歸今卽召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五

還是苦之也遂不復召

延祐元年甲寅 元仁宗

作火大堂 命長子文童其役倣古規制趙文敏公

篆額

八月江西貢院請考校鄉試 以疾辭

二年乙卯

正月如龍興 時經理田糧限期嚴迫使者復法苛

刻務重增民賦以覲爵賞郡縣奉行尤虐民不堪命

群情洶洶邑父老知公與部使杜顯祖在朝廷有交

承之誼請徃陳其害公旣行一日使者已趨袁瑞不

及入城而還

三年丙辰

留宜黃縣五峯寺 公隱五峰僧舍著易纂言門人
徃從者數十餘人

四年丁巳

七月江西省請考校鄉試 時患足瘡堅卧不出使
者率卽縣留山中不去不得已而行考官士員公所
命題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
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慚其易公曰於此有直
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公以爲答此問不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六

五年戊午

差者纔得二三卷耳先是臣僚教言公姓名於上前
八月上特問公何在太保曲樞對臣聞若江西集賢
知上意所在請以代李源道爲直學士中書奏可命
修撰虞集給驛聘召

永豐縣武城書院請講學 詔授集賢學士奉議大
夫旣拜命疾作久之無行意虞集曰此除實出上意
宜勉爲行

五月戒行八月次儀真 時使者亟欲復命公因疾
辭謝遂留淮南

十一月留建康書纂言成

六年己未

留建康十月留江州 寓濂溪書院南北學者百餘人十一月庚寅祭周元公墓

七年庚申

留江州七月湖廣省請考校鄉試 以疾辭還家 北方學者皆從

至治元年辛酉 元英宗朝

二年壬戌

如建康 定王氏義塾規制有司上其事賜額江東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七
書院 十月還家易纂言成

三年癸亥

詔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英宗
皇帝勵精求治知公有道德遣臣劉宇蘭奚至公家
特聘公不欲行其人遂曰上欲用先生已久所以來
召之意必欲見先生宜毋自辭 二月庚寅戒行三
月甲辰次龍興 己酉省憲官相餞 五月至京師
時上在上都丞相聞公至大喜 六月己巳上官七
月勅撰金書佛經序 時書經於慶壽寺中書左丞
速速傳旨撰序仍諭上意一追薦列聖一祈天永命

一爲民祈福對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盛舉也唯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虫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神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遂止

十一月晉王卽位 公亟欲歸因河凍不可行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十二月

勅撰國子監崇文閣碑

秦定元年甲子 秦定帝

正月推登極恩 賜銀百兩金織文錦四疋

二月開經筵 用江浙省左丞趙簡言命公同中書

平章張珪與祭酒鄧文原爲講官

壬午會議進講事宜條奏勅講官賜坐三月壬寅上

御明仁殿聽講 悉屏侍臣唯丞相御史大夫在侍

講罷命內饗賜食

甲寅上御流杯池亭聽講 公解中庸舜其大孝章

及資治通鑑數條上大悅 四月壬戌中書集義太廟神主 先是至治末有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義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廟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效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之序次不考古之典故可乎 七月詔修奩宗皇帝

實錄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三九

二年乙丑 泰定朝

正月朔 以疾不能會朝 辛卯移疾養疾南城天

寶宮之別館 辛丑中書遣官問疾 朝中知公將

南歸 庚戌中書請議事 直省舍人某來 辛卯

中書具燕 禮部郎中取渙致丞相意敦請還職

閏月辛未翰林國史院開局纂修英宗皇帝實錄

有旨賜宴丞相親至公以是居院之

西廳 二月進講八月辛亥移疾 實錄旣畢

丙子中書具燕舉留 左丞相許師敬領官屬至院

燕畢卽命小車出城僚友及朝士大夫知者追餞于

都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知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十一月至龍興延祐經理田糧各省後有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無文之吏以裁削則例爲名增稅至三萬餘石不得免至治初包銀令爲害秦定改元中書集議便民之事公力以二事爲言下詔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之有司因循未行至是直奉使宣撫在江西公又言之乃督憲司卽爲除害人皆心服

十二月還家

三年丙寅 泰定朝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十

三月朝廷有詔徵公不起 公既歸上命丞相數欲

召還或曰澄以高年稱疾而去其可得而復至乎丞相乃言於上曰江南吳澄舊德重望往年召爲學士商議政事進講經筵今以年高不仕宜加優禮以宣揚朝廷敬老尊賢之意使天下有所激勸而聖明之譽亦得垂於無窮上深然之乃有是命 賜中統鈔

五千貫金織文幣二表裏遣翰林編修官劉光至家

傳旨 己巳拜命 公上表辭謝 蔡國公張珪薦

章 其畧云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

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

之舊愚憇之誠備位宰相首當勸諫及解機務仍俾
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懋寡陋况通譯之
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
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尙父授冊書之戒漢申公赴蒲
輪之招皆以耆願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
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
澄心正而量遠氣冲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蹟而達
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
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
粵自布衣詔屢徵起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一

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
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
良非小補云云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
所以成一王之大經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
職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
從軍旅歷職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
思道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貫天人行足師
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
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進呈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

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得成功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云云 答田憲副問

四年丁卯

三月省墓樂安縣 七世祖妣張氏夫人塋天授鄉之櫟步 留清江縣 荆襄來學者十有五人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二

八月還家

天歷元年 是年改致和元年歲在戊辰

二年己巳

七月江西省請考校鄉試 辭疾不起

易纂言外翼成

至順元年庚午 天歷至順皆元文宗朝

長子文以應授官 先是鄱縣以公歸老無復出意

舉文承廕授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

三子京以侍養授官 故事儒臣告老許官一子養

荅王叅政問

二年辛未

答危素問

八月冢婦曾氏卒制大功服

十一月

孫會卒

君母喪毀瘠卒公惜其類敏哭之痛

三年壬申

此後爲順帝初年

留郡學

子京迺養公服所製元冠元端目謁先聖

先師

禮記纂言成

元統元年癸酉遷母夫人游氏于里之魯步仙人騎虎

形耐父左丞公墓左六月甲子感暑得疾公感疾

服藥數日小愈踰旬頗安醫者請退公曰吾往時病

退體卽清和今症已去而體氣若在病中殆未愈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二

庚辰復作辛巳公命孫當曰吾疾異於常時矣愈也

者曾仁曰生死常事可須使吾子孫知之共手胸前

正卧不動者數日乙酉揮藥不進嗽水畢瞑目不語

里中人是夕見一大星隕其舍丙戌日卒年八十

有五年時神思泰然而逝戊子小殮襲用元端己丑

大殮用絞衿 專聞詔

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謚法經天緯地曰文內外

賓服曰正

臨川吳文正公集年譜卷之終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

公行狀

虞集撰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

公

妣謝氏追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追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四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世自豫章之

豐城遷居崇仁六世祖周始遷咸日子男四璣珪璿球

璣居太平州璿生暉明暉乃公之高祖自是以來世

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

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

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日里也

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

五歲就外傳日受教千餘言闕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

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觀書達旦不

敢令母知也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

歲鄉邑課試每與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鬻書者借讀踰日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鬻書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廼止彼人遂獻其書十四歲卅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於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五

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饜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先生壁

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子復族子樵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樵之乃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

喪塋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

吳文正公集

卷之四

四六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夫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揚墨之徒又湮潛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

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卓豪傑之士哉
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
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
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教子之大成
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澄之齟齬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
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
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
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埋然知其易行而
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七

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
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
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
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
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亾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
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
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
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
安丞蜀人黃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饑猶招先
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

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
進士鄭松奇士也迺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所處
爲眞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註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
較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
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
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出仕先
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
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未幾以母老辭二
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饒
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八

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歎之
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
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旨可以教國子傳
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
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
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
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
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
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
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終其身

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
學開講先生爲說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
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三年董忠
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
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摠經傳如先生者
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
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
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
軍國重事不忽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速
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四九

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不赴忠宣遺書
招之先生荅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
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
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
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
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知之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
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
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
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請先生至京師仍

不受職方冬寒涇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
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
使趙公宏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
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
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九
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授徒袁州十一年寓清都觀與
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元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
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
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
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十

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先
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乎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
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去儲諸生知所趨向先生且秉燭
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
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
見之淺深爾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
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
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
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
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

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卽位尙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麇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臣故自臺臣來領學士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二月先生使買舟道州旣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偃偃如失所依有流涕者教士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特遣人追留亦不久而去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靜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一

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凡所建言俱切當學者之務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居五峰僧舍越六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校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留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

月浙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
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
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卽位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大夫遣臣劉序蘭奚奉
詔聘先生于家先生無行意使者謂君相之意甚篤先
生拜命卽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散集
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屠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
速詔先生爲序先生曰至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
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
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謂爲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二

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
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
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
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駕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
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誤爲
文辭不可以示後世遂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
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頌之以經
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
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
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

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旣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訶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生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三

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困時激變賴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各增稅二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教言于執政者泰定改年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先生復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

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
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
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
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
世之舊愚憊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
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譯之難
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
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冊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
皆以期願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
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四

遠氣克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
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
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詔屢徵起
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
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
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
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
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昌昧常人
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
慮耗於勞勩深思道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

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述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先協輿論天歷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五

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邵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樵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亦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藥醫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逝年八十有五歲以元端殮娶余氏追封臨

川郡夫人子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
袞補國子生京官翰林國史院典籍稟泗州路臨淮縣
尹置補國子生孫男十一當官翰林直學士里進士第
官南臺御史卑蕃畬蓄奮畧畧畧畧畧畧畧畧畧畧畧
觀會文熊鈴袁鎮黃盭曾孫男五人倫合侃全俱勿
孫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
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
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
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
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六

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
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於書蓋所謂
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
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
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
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木
日以增益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
生之生炎運垂息自齟齬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孫
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
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

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
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
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
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
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
乎百世而不惑論者尙憊然也先生自布衣強起而用
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
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
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
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七

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
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
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
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已之所
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
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
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
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
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

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徃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採摭群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比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入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八

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霽禘于太廟王居明堂各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畧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

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缺僅存而可攷者旣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蚤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

之書旣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邁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

吳文正公集

卷之首

五九

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塗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漑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

